

勸善書



三

大明抄本勸善書 卷之三 外黃後面勸善書
一部十冊不在前送書百本

檢送

照收 今日送所送勸善書百本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嘉言

父子于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弟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
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
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
忠○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
義為先○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忠則順天孝則生福○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釋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灾於未兆○聖人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歿以資濟○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謙敬忠正脩禮智今皆為回向同歸正覺道

○孝養父母竭忠於君我勅十方萬神悉令覆護○忠孝友弟正己化人○千經萬論忠孝為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

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脩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愷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唐寔所構宰

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脩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冠矣上從之此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叢遶詔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斥譏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

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為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寃之既死縊者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輒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馬行及中路旅櫬漸輕洎達葬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步隨之往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焉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時家內闕即再來僕還

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唐王峻為并州都督討虜間行趨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峻不忠當自蒙罰衆士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級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戍已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所圍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涌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人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今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檣杵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程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

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曉彼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箭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桂州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壯軍知其善攻城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汲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畧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畧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經制使博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樺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

宋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

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志別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狂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復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王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為臣以忠君為本為政以愛民為先後擢為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涇陽民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敬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亨等叛執縣官送款于土時大亨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為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晉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公少脩孝敬達於遐迹父母沒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土徙絕水漿處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土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土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巨字文舉河內温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負之

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得黃金一釜
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
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
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
曰頭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
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
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
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
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
其指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
莽亂人相食君仲取菜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
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突火將
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既葬廬墓側天
旦下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在
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
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
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旬燔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郵
憚甄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遷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吏不敢
犯有梓樹生於廳事之前眾以為孝感之應

漢高式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郡太守
舉式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

白兔遊其下人以為儲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洛蒙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忘日輒三日不食蟠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笋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

孝所感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減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泔水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殷字長盛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童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

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
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童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
之七載方盡曾祖母王氏既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
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亮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
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燄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琦乃剖胸撫柩號哭
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
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冲在郡喪亡孜聞之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
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
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
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廬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號而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孜
悵惋不已乃為作家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
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有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
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
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許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溽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
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孫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蒞隨孫息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
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辦棺槨造立冢
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漉
骨當悉疑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漉血如此十餘年辭胫無完皮

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喪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腐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感汝孝行特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煮傅之即驗如其言一傅果得差愈

宋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朕閱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孝德里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孝誠所致

齊焦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久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因汝能孝故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味非常父食之而病愈

齊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詣醫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睹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言來意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清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不見依法為酒母服之疾頓愈

齊蕭敷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卧敷明晝夜祈禱時寒敷明下床為水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敷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緗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人咸以敷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哲字文明武帝時位齊郡太守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鳧茨莫有識者

齊江綰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紅綰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倩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
差慧眼則五眼之一彌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泄故井井水清冽
其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
父卒紅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

梁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
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負外散騎侍郎父
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
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
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櫛
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
雖必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
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
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
匠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梁庾域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
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
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
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
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
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湮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
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以君精
誠為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以雙白鶴循翔
廬側

梁庾子與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峻艱

難啓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
叫子與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澗瀕
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
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
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瘁待人而
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
嫡長祿爵國職盡推諸弟累遷兼中書司馬

梁陸襄字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卒患心
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負漿量
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梁蕭修字世和鄱陽忠烈王恢子也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
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
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
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

狎栖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梁阮卓父問道為岳陽王譽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史尤工五言
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
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
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

梁裴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
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
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
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彥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
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
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
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

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梁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始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
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十五
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
甕室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
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
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朕釋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憺表言之
梁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悲
哀切激俄遇一菜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菜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
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菜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
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璉表言其狀

梁司馬高字文昇幼聰警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喻之令進粥然猶發瘠骨立朕聞武帝後累
遷正負外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
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墓所馴狎異常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時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
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
失色遐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
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
致云

梁宗慄字元慄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
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未哭止
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逸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孫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
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
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關時以為至孝

所感

梁王崇字乾邑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髮鬚隨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未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梁皇甫遊字永賢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避性至孝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復遭母喪乃廬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圍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避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營墓之初乃有鳩鵲各一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避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麩遺之避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

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許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時為海鹽令有政績人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欣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愁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後魏梁彥光字脩之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莫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

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後魏吳遠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泣悲感鄉隣及長仇
報避地永安後款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故鄉推尋弗獲號哭
晝夜不上周遊巡歷叫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已下三
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其門閭以彰孝義

後周紐因字孝政性至孝居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
高丈許園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常青鳥栖其上因舉身哭鳥即哀鳴時
人異之周武帝表其廬擢授甘棠令

隋劉仕雋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
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帝嘉之表其門閭

隋崔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邑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
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
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草練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
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

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推授孝陽令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
盡改母終遂絕柳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
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
免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
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七旬不解衣煬帝時遷司隸從
事及下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
餘里單絺徒跣號咷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
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順村
里為和順里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
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焉

隋陳孝意煬帝時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采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隋支叔才少負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旁高宗時特表異其家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致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唐武弘度士獲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叅軍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疑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悲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閭

唐崔玄暉少以孝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武后時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

唐李迥秀字茂之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隣貓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

唐褚無量字弘度中宗時遷國子司業兼脩文館學士後為母喪解韶州刺史薛瑩吊祭賜物加寺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唐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征役比回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洒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其親墓前由是行旅過之者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宜付史官

唐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

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瑩樹悲號于天俄而雨下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唐林攢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斃作家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指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踈闕下林家

唐張士嚴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愈母病癱士嚴吮血父亡廬於墓有甬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飲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楹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美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其門閭

蜀拔山軍帥李夢旗經敵擒婦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熙販果實養母承顏順旨皆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丘傑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每喫生菜值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是不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料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

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毋趣使閉戶自出生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以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鄴邑民支祖且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隨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殮殒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舌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平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業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悟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

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貨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更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日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少延三月分晚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

其所欲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

漢江和其女名雄和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道和捧檄謁巴郡太守十月乘船於城湍隨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于貢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綉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陶處大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父繼母尋亦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有紫芝生於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宸昏宸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百石

唐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于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踊哭一慟而絕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唐賈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爾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美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特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獲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刀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媪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募楮幣誦佛書越三日母歸無傷村人駭問之吞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刀猶在手心念念誓得便則必殺虎屬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讐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沒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妄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亦不能勝虎也况汝事公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歸毋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命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矍然以醒則

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

晉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欲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衢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篤刲股以療家貧稍瘦尤喜濟道途貧乏之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感寒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具酒饌明

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衢州送凶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乃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傳主人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日聞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足何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公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祖母

一節上穹錄其誠心特令張吉甫即張帥中秀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常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仕至鎮東軍節推其父國子博士應佺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修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於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脩扶護母喪歸附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家群鳥銜土助之烏吻皆傷遂名其縣曰烏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享焉

南齊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徙尋陵今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息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楮額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

晉吳隱之字處默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楊州朱壽昌以父蔭累官至閩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

感所致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唐程表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跽哭癯羸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右每哭群鳥鳴翔

宋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浙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己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持執火炬造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欺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飪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

齊庾沙彌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褰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生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馬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姊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

哭畫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始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避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詳字林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昔迦夷國華言赤澤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修清

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

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菩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睽吐濫至孝仁慈

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長跪白父母本發

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

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

時節父母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入山睽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林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

豐美食之香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清明栴檀雜樹芬芳

倍常異類衆鳥作音樂聲獅子熊羆虎狼毒獸慈心相向無復害意食草

噉果不生恐懼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提

鉞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

邊有群鳥鹿引弓射之誤中睽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

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羣

為毛死麋鹿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

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

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更為王所射殺正尔之時山中暴風卒起吹

折樹木百鳥悲鳴獅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

華萎落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

所害禽獸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四面風起樹木摧折必有灾異王時

怖懼大有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重甚生

貪小肉而受此殃我今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按朕胸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朕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既年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朕得活長跪向朕悔過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朕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語使知之朕即指示從此少往去此不遠當自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上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義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久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

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便將數人徑詣其父母處王去之後朕便奄絕鳥獸號呼繞朕屍上以口舐朕胸血其盲父母聞此聲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來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穩我有孝子名朕常與我取果苾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苾可食朕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朕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摧折百鳥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號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朕何許今為死活王說朕言父母感絕

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寧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寧盲父母往到屍
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胸膈願毒入我口我年
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前當
拔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劫利天華言三天王聞即為動以天眼
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境率天華言知諸天宮皆動釋梵四天即
從第四天上如人屈伸辭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
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大歡喜
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湧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
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其父母及與子睽願以國財以與道人睽曰王
欲報恩者王且還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虫獸現世身不
安隱壽盡當入泥犁華言地獄中人居世間思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掌保王
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
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還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
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加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教

奉脩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華言慶喜宿命睽者我
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闕頭檀華言淨飯王是盲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
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擇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訣者皆是
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
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介
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取食時鸚鵡
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華言捕穀
穗華言遂慶願悲懼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華言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
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
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介孝
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
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漢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固徙長陵因家關中

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鸞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惠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吐唾師小名鄰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具一意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鄰曰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願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母何罪所致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號求免王曰繫縻有分放釋無由若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遂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叫子隣聲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叨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閩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手銅瓶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酌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真有藥否僧云待磨瓶子了與藥僧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釋道丕值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父亦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丕後往其父死之處求其遺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至其所祝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宋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請傳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宴昆

明池觀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揚州戶曹
丁母憂居喪瘠毀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
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
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篤
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眾僧以銅鉗盛水浸其華莖欲令不萎如
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甕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
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
時以竹為燈續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其孝
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珣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
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
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
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入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
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烟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嘆嗟因
捨別宅為因愛寺也

宋僧法雲戈姓長洲人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趨其懷抱五歲辭親六歲
背誦蓮經七卷十歲登座為眾說法參方首見通照法師學天台大教法
雲天性至孝深念慈母年邁遂謝事歸寧廬於祖墳四方問道者填溢于
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法雲就卧床夜講心
經念彌陀佛佛放金光母及四方隣舊無不瞻睹殊祥既地母疾遂痊既
而無疾怡然而逝火餘舍利祭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花跡二莖母後見夢
法雲言賴我子念佛功德今已往生淨土矣時人既欽其道而尤重其至
孝云

唐鄭邴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
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備耕侍疾吾自徧於邑里訪之

庶比於解料譙丁公膝之感也乃至隣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
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
遺我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殷殷然不
斷若在簷宇間家人驚懼一時悉皆遁去楊氏往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
穢中杏實奉姑始為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
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
覺其辭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繞其
左右辭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宋李植字元直高宗時通判荆南府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植即丐
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謹以戶部尚書居
述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
有意大用以母老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
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晉沙門智勤母朱氏病患困頓智勤為母課念觀音感得宅中樹葉上一

時皆現化佛闍家並見其母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姚察字伯審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
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
譬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
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入隋開皇十三年罷封北絳
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
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
巢于戶上察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
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發憤求母再問我
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柳髮業以資衣食涉十
寒暑莫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歸
家坐未定俄有老媪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媪類亟拜呼娘

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決旬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藍輿中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音謨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久母死火化灰燼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韋鼎字超盛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郡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宋楊緯字文林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妣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妣今代滿耶曰陰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以我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話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又而方言曰適廣州妣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妣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尔當謝過庶可背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昔由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

不為三曉即憔悴真乃嘆曰樹本同株聞不析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不馬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不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之以篤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沙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貫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閭輒相戒曰毋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瑱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仕至給事中者亦四人

晉烏程吳達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達病篤鄰里咸以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埽伐木夫妻勤苦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達嘗夜行道遇虎輒下道避之人謂達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五代時有一士人夙喪父母及冠惟妯父存焉妯有七子一日妯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妯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共一不可為八分妯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之纜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塲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析榜果獨成名餘皆下第時咸以為友義之報

宋達炎間彭城徐棘弟薛應充軍役坐違期不至州將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後其家產紫芝及連理木之祥蓋和氣所鍾也

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消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其帚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東坡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宋鄭耕通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姒欲別擇耕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耕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其脚為誌後歲此鷺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於臺

